

# 宋慶齡的一生(上)

洪文山

國父遺孀宋慶齡女士一八九〇年生於上海，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十八分逝世於北平，享年九十一歲。在中國歷史上，像宋家三姊妹，一嫁國父，一嫁先總統 蔣公，一嫁前行政院長孔祥熙，如此顯赫聞名於世，空前絕後的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只有孤獨信的三個女兒，一嫁宇文泰之子（北魏皇帝之子北周明帝之后），一嫁楊堅（即隋文帝皇后），一嫁唐高祖之父李昉（唐代始祖李淵之母，李世民祖母），但孫宋聯姻不論如何已成爲歷史，國父摯友宮崎寅藏曾說過兩句——慨嘆兼疑問的話：「與國乎？傾國乎？」（見宮崎滔天全集第五卷四八七頁）筆者對一位國父遺孀的一生，不願有所批評，只列舉各種文件所記載的有關她一些過去的經歷，以供讀者參閱，是非功過自有後代史家會作公平的判斷。

## 一、宋家有功於革命

宋慶齡的父親是宋耀如先生（一八六六一—一九一八），母親是倪桂珍女士（一八六八—一九三一）。據孔祥熙的友人孟天禎說：「宋耀如，廣東文昌縣人，家庭小康，他有一位舅父，在美國波士頓開一家中西合璧的藥舖，因為需要人手

，寫信叫宋耀如赴美，宋耀如到美國後，一心祇想求學，對於藥舖的店員生涯，深感不耐，每日工作完畢，必定到波士頓海邊的碼頭上，沉思遐想。他的神情舉止，引起一位美國船主的好奇，一天，美國船主自動找他攀談，問宋耀如的生活情形，和他未來的抱負，宋耀如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希望能在美國求得新知後回國改進他落後窮困的祖國。船長嘉其志，答應宋耀如免費搭乘船隻，到田納西州納許凡尼 Nashville 城去求學。

宋耀如跟船主到了南加州，船主把他介紹給好友杜克 Duke。杜克待宋耀如很好，給他半工半讀的機會，宋耀如便幸運的成爲凡德必爾特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學生，選修神學。畢業後宋耀如被派到上海擔任傳教工作。他自尊心極強，受不了教會外國牧師的歧視，當時在上海教會的牧師多數是外國人，洋牧師規定中國牧師祇能從教堂後門出入。宋耀如認爲這是一種侮辱，憤而離職，去做印刷生意，專印宗教書籍，積資五六十萬元，成爲上海一富，於是宋耀如的子女，都被送外國讀書，感染了熱烈的革命思想，培育成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但據日本女作家仁木文子一九七八年的訪問宋慶齡自述說：「家父宋嘉樹（即宋耀如）出生

於海南島，八歲時成爲在波士頓伯父的養子，在製茶工廠工作，後來逃出來在稅關監視艇工作，由波士頓到北卡羅拉那州維明敦基地，受卡普里愛爾遜船長的影響，一八八〇年在維明敦教會受洗禮，教名叫查禮·鍾士·宋。後來由於工場主人日尼拉爾·邱利安·S加爾的援助，一八八一年成爲杜尼特學院的特別預備學生，又做杜克大學最初的學生，一八八二年又在田納西西南西比爾的凡德比爾特大學研究神學，一八八五年畢業後爲了在中國傳道，希望讀醫科，日尼拉爾也同意，但因凡德比爾特大學校長馬克戴爾博士反對而作罷，因爲怕慣於美國的安逸生活，放棄中國困難的傳道。家父宋耀如應馬克戴爾之請回中國擔任傳教師，一八八六年一月到上海學當地上海話和習慣，十一月在蘇州地區巡迴傳道。一八八七年與家母倪桂珍結婚，倪家的先祖是清朝著名的高官，最早的中國人基督教徒，一八八九年轉任上海地區巡迴傳教師，直到一八九二年與教區主教楊格阿連博士意見不合，又因生活困難辭職，創辦中美出版社，出版聖經中國語版，並成功地創辦製粉工廠等幾項事業，也積極建立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上海聖書協會、禮拜日學校，援助教會，家母倪桂珍奉事於教會活動，家庭

爲外國人傳教師開大門。一八九四年 家父與孫先生見面，成爲贊成革命思想最早的中國人之一，革命所需要的印刷品，都由中美出版社印刷，他是革命黨財政負責人，也是英文關係文書的負責人，是孫先生的熱心支持者，也是親友。」

上述兩說中波士頓的親戚是「舅父」或「伯父」，經營的是「藥舖」或「製茶工廠」兩者有不同的說法。

再根據中華文物出版社「蔣夫人與中國婦運」  
「蔣宋美齡女士傳略」敘述宋耀如先生說：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國父廣州蒙難後在上海與宋慶齡女士合影。

「祖籍山西，因遭時亂，避居廣東省的海南島。封翁耀如先生，自幼便懷大志，富理想，早歲在美國讀書時的傳奇故事，迄今尚爲人所樂道；那時，耀如先生在美國波士頓埠一條狹街裏他叔父開設的東方新絲茶店做學徒，決心努力學業，獻身改造中國革命工作，將意志訴陳叔父，未獲贊同，乃毅然離開叔父的商店，在往來波士頓與沙文間的斯開勒·科爾法克斯船（S.S. Schuyler Colfax）做小船員，由於他能幹與努力，船主查理斯鐘士，甚契愛之，故當其在加路蘭拿省

威明頓埠第五屆南美以美教堂洗禮時，以船主之名，爲其命名，故稱爲查理鐘士宋，其後復被介紹於達刺謨（Durham）埠，朱理亞略將軍處（Gulanscar）。

當其受學時，曾寄寓於將軍之家，藉將軍之助，先在三位一體大學 Trinity 現爲 Duke（University），肄業兩年，後轉學於溫達比提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畢業，學業完成後，便從事製造業，獲利頗厚。耀如先生幼受基督洗禮，以宣傳福音爲畢生大願。嗣後回國爲傳教士，並執教上海吳淞之南美以美教會附設學校，在上海和美以美教會教友倪桂珍小姐結婚，倪小姐美麗大方，聰明能幹。亦是虔誠之教徒，婚後生活美滿，家庭幸福，耀如先生伉儷情篤，平素課教子女甚嚴，對於撫養和教育非常關懷，懇切期望他（她）們長大時都能參加復興中國的大業。」

由此，可見波士頓開茶工廠的是伯父或叔父，所謂舅父開藥舖當是傳聞之誤。

### 二、三姊妹都畢業衛理女大

宋耀如先生於一八八七年和倪桂珍女士結婚，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逝世，他們之間共有三男三女，依據「蔣宋美齡女士傳略」的記載，依序是靄齡（前行政院長孔祥熙夫人，已逝），慶齡（國父遺孀），子文（已逝世前行政院長），美齡（先總統 蔣公夫人），子良，子安。

日本京都大學所編「東洋史辭典」說：「宋慶齡一八九〇年生，孫文夫人，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人，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之妹，蔣介石夫人宋美齡

之姊，宋子文是弟弟。宋子文（一八九一—一九七一）中國政治家，哈佛大學畢業，曾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長。宋美齡，蔣介石夫人，一九〇一年出生。「如果上述記載屬實，宋慶齡今年應該是九十二歲了，但第二、三胎之間只隔一年，而第四胎蔣夫人又在十年之後出生，雖非不可能，但值得查證推敲。」

仁木文子的訪問記說：「宋慶齡先在上海跟很多良家少女到馬克特爾學校讀書，一九〇七年赴美國。我問宋慶齡不是一八九〇年出生，宋慶齡透過翻譯說：「已忘記了」，她的生年，日本與美國的記錄都有誤差。宋慶齡答覆仁木文子說：「在美國，我那年紀，讀大學太早，先在新澤西州史密斯先生的私立學校學拉丁語及法國語，這兩科大學都要上課，我學了兩年。填寫入學志願書時我多寫了幾歲，我畢業於威斯理學院，是喬治亞州的一所大學，父親是在田納西溫德爾特爾特大學讀過書，因為南方有好朋友，可以照顧，所以讓我在南方接受教育。」

大姊宋霽齡是比較早期到威斯理學院讀書，畢業後就做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後來跟孔祥熙結婚。蔣宋美齡女士事略說：「夫人十二歲便隨家移居美國的森密脫鎮，初在私立學校攻讀。一九〇八年她隨二姊寄讀於美國文學教授的女兒馬爾奇·布克絲小姐，布小姐對她的活潑聰明，異常的讚賞！」

「布小姐和她的父母——恩斯浮斯主教暨夫人，待夫人姊妹和家人一樣，充滿友好而親切的感情，使她們沒有絲毫異鄉之感！」

「當夫人正式註冊進入威斯爾，第一年級時，寄宿於威斯爾村，第二年級時移往校舍，在木屋（Wood Cottage）居住。」

「夫人是一個優異的學生，主科是英文，輔科是哲學，當時師長名馬利威頓哥爾京士（Marywhion Calkings）傳說她最嗜好英王亞吐之愛史（Athythyan Romance）。」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六日的讀實新聞說：「慶齡女士是曾為孫文支援者宋家的二女，在上海馬克戴爾學院畢業後赴美留學，三女美齡女士也是馬克戴爾出身，與二姊赴美留學，兩人同住宿舍，慶齡照顧妹妹，相處融洽，慶齡女士好讀書而且認真，美齡女士喜歡運動是活潑的性格。一九一一年孫文的辛亥革命成功，父親送來新國家的國旗，立刻趕回自己的宿舍，拉下清朝的國旗，予以腳踏，並大叫『保衛中華民國』回到上海，繼長女之後擔任孫文的私人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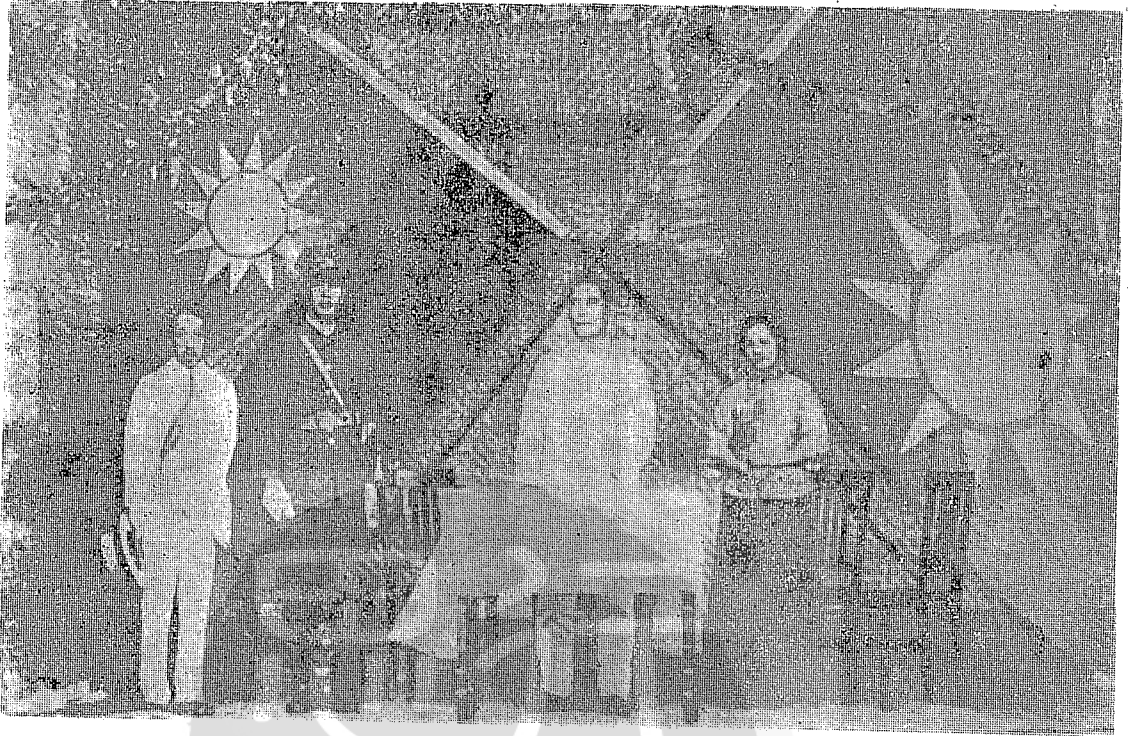
### 三、擔任國父的秘書

國父與宋慶齡的認識，並非民國三年擔任私人秘書開始，宋慶齡回答仁木文子的訪問說：「孫逸仙常到上海我們家，我小時候未考慮到將來有一天我會和他結婚，但我父親是基督教徒，也是早期的同盟會員，辛亥革命時，幫助孫先生，革命所需要的印刷以印刷聖經的名義秘密出版，危險時父親庇護孫逸仙。」所以宋慶齡自小就認識國父，因此產生崇拜英雄的心理。民國元年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宋慶齡即在總統府參與工作，據孟天禎說：

「對於國父所從事的革命大業，宋耀如和他的子女自始即熱烈支持。民國元年國父膺任臨時大總統，宋耀如和他的長女霽齡，都在大總統府參與密勿，當時，國父即有創立銀行之舉，他曾請宋耀如和杜次山籌設中央銀行於南京，開辦中華銀行於上海，後以南北和議告成，國父退位而未果。但是有『中央銀行』之始，遠在民國元年，宋耀如是首任籌備人。後來袁世凱請國父任『全國鐵路督辦』，國父謝之，自行創鐵路公司於上海九江路，以留德工科博士馬君武為秘書長，法學家王寵惠、徐謙為機要秘書，宋耀如擔任會計，宋霽齡主持外事。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國父東渡台灣，北上日本，宋霽齡便擔任國父的英文秘書，所有國父在民國二、三年間的重要英文函牘、往來文電，大都出於宋霽齡的手筆。」

根據日本外務省文書檔案，民國三年八月卅日，宋慶齡由美學成回國擔任國父的秘書。又據傅啓學所編『國父孫中山先生傳』的記載宋慶齡任國父秘書，以及由感情發展的婚姻列舉了幾種說法：

（一）馬丁敘述孫宋結婚情形：「孫逸仙與其革命同志在東京開始再組黨時，宋家父女均熱誠參加。宋霽齡女士是時為孫的秘書，後與孔祥熙結婚。霽齡結婚後，辭去秘書職務，介紹其妹慶齡繼任秘書。她們的父親宋耀如，是孫逸仙二十年的老友。耀如視逸仙為其理想的領袖，二十年來不斷與孫協同工作，相信必獲最後勝利。此時，耀如已係中年，為參加革命，不能不放棄上海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國孫中山先生蒞臨主持左二  
蔣校長介公、左廖仲凱、右為宋慶齡女士。

快樂的家庭，和一切事業。耀如是一個衆人所知的基督教紳士，他不僅贊助孫的革命事業，並且欽佩孫的偉大人格。慶齡幼年時，是在她父親崇敬孫逸仙的時候長大，差不多視孫爲其家庭的一分子。她在外國受教育時，民族主義的思想油然而發，自然的以孫爲其崇拜的英雄。現在，她已經是孫的祕書，每天隨同她的英雄工作了！……」

『縱然孫的誹謗者對孫多有誣蔑之詞，但沒有人否認他的勇敢。現在二十歲的慶齡，已分担了他的祕密和他的理想，願意在危險的途中，和他共同進行。一天，她忽然在家內宣佈，她願意和孫結婚，使她的家人大爲驚訝。她的家人不能贊成

，也無法反對，只好保持沉默；但恐盧夫人不願離婚，則孫逸仙之再婚，將成問題。但盧夫人由澳門來到日本，慨然允諾她丈夫的要求，同意分居（Separation）。』

『孫逸仙與盧夫人的婚姻，是他在香港進大學的時候，受父母之命，照中國習慣結婚的。盧夫人曾生育子女三人，但他因歷年革命，漫遊世界，同盧夫人團聚之時甚少，兩人的知識、理想和習慣，相差甚遠。辛亥革命後，兩人在上海的團聚，更加重他們間的差異。據一個與孫熟識的朋友說：盧夫人並不贊同孫的政治理想，他們的家庭生活是不快樂的。所以孫提出分居的時候，盧夫人即予同意。……盧夫人同意分居之後，孫與慶齡之結婚，大致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慶齡於結婚之後不久，曾函其在美同學的友人說：我們的婚禮很簡單，因爲我們都不贊成繁瑣的禮節。我能幫助我丈夫的英文通訊，我很感快樂。我的法文也很進步，可以一讀法文報紙，即可譯爲英文。』

『一九一六年之初，當孫逸仙第二次結婚的消息傳出後，曾引起若干人感情的衝動。許多非基督徒的中國人，認爲係違反中國道德；他們認爲照中國的習慣，有錢的人取一兩個妾，是可以的，但不可與元配離婚。當孫、宋未結婚前，孫的朋友們開會討論，並遣一人代表他們去說服他。……但這個代表會着他之後，因爲選擇詞句之困難，感覺憂愁，話一時說不出口；他問這個代表：你有甚麼苦惱？於是這個代表未發一言，就藉故辭別了。孫與慶齡都是基督徒，據說：他

兩結婚之後，基督徒們都不太高興，但沒有同他倆斷絕關係，也沒有阻止他倆參加基督徒的集會；過去基督徒們常以他作宣傳，鼓勵人們信教；此後則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了。但據作者所知，這些話是不甚確實的；因為這個時候，他不在中國而在日本，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後來，他回到中國之後，常在教會學校演講；一九二三年曾在全國青年大會上發表演說。」

「宋耀如夫婦對女兒慶齡與孫的結婚，認為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尤以宋夫人最不快樂，但耀如還是追隨逸仙，從事革命救國的工作。他政治上的反對者，常以此事對他誹謗，說他犯了一夫多妻的錯誤。……許多人誤用雷脫里克主教所寫的孫逸仙傳記，對他很有誤會，所以有寫出雷脫里克對此事正當結論的必要。雷氏說：「從人性上說，他對於曾受高等教育，有完美性格，又了解他的女子發生愛情，是一件人人易知的事。但從中國的習慣和道德說，他的行動是錯誤的。他是信仰基督教的，應該尊從基督教對婚姻的觀念。但就事實觀察，他的再婚，同基督教美國千千萬萬男女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有差異。」孫逸仙的第二次結婚，據一個他的同事說，是一對美滿的婚姻。慶齡女士對於她丈夫的興趣、目的和理想，都完全相同，而且是他經常的伴侶。由她寫信給同學的表示，她是勤於讀書，期能幫助他的工作。」

#### 四、孫宋結婚情形

美國出版的「宋氏三姊妹」一書，關於國父

與慶齡女士結婚的經過，有較詳的敘述。民國二十八年上海大方書局出版的「中國五大偉人手札」，原有汪精衛的手札在內。汪氏二十八年叛國，大方書局再版時，抽出汪氏部份，而加入宋慶齡女士手札。但因慶齡女士手札僅有一封，遂翻譯「宋氏三姊妹」一書中，關於孫宋結婚部份，題為「宋慶齡女士與孫總理之片斷」，茲節錄譯文如次：

「自幼崇拜中山。……慶齡在韋斯萊大學畢業了，那是一九一三年。不久她就和朋友起程回國。……在慶齡未登輪返國前，前途誠屬黯淡。她在胸中已充分蘊藏，自知才識何在？但如何用作識的方面，尚暗昧不明。有時她自己想，或是追隨宋母，為基督工作，或是追隨宋父，不十分改革政府，以改良中國。也可效龔齡所為，由結婚而入於重要而又舒適的地位。但還有另一途徑，慶齡尚未自察，因為這是蘊在心內的一種秘密。……當她還是一小姑娘的時代，這早已萌芽了。她會說：「那人說中國在睡着，這人是另具眼晴的。」全家聽了都很驚異。稍長，不知不覺中，又脫口而出：「我也決定如此。」意思即獻身革命。……她祇覺得中國革命在召喚她，雖不知那是怎樣一種方式，總當有所委身於這日增月盛的民主運動。……

「當她在橫濱登岸，忽生奇感，往日的回憶舊情，一時都湧上心頭。她固然知道孫中山及另一人在歡迎她，但情形很恍惚。驟見孫中山，蒼老一點，且含帶病容；便似有憂懼襲來，幾乎不能自持。那年輕一點的人走上前來，漂亮地說：『

我是你的姊夫孔祥熙，我們在這裏度夏，龔齡本要來接你，但不久她將臨床，不常出來。當然，你記得孫中山博士罷！』「啊，是的，慶齡無力的說。她充滿着對他的回憶，……這人是革命領袖呢！這是她情感的中心，自往昔以迄今日，總襲擊着她。他的臉起皺紋了，老了，並表現出憔悴蒼白之容。……

「自願任中山的秘書。過了一刻，兩姊妹又在一起了。……但她的心總是涉於遐想。正在出神之間，忽然不自覺的說：『孫中山博士可需用祕書的幫助？你想，我在這裏，可有什麼用處？』「是啊！你如其真要，我想你可以的。』龔齡注視她，緩緩地說：『他不久以前正在物色人才。他所要的不是普通祕書，是要一個能助他撰述信札文件，並準備某某書籍。我曾擔任這事，……你不要叫祥熙去代你一說？』「好的，慶齡說：『我想他要我做的，我都能做，而且做起來一定很覺悅意的。』當她說這話，心中又懼又喜。她自幼就懷抱這個志願，相助孫博士，從事中國革命。她在顫抖着，臉色異常蒼白。旁人看來，還以為她在驚恐，不在快樂呢。……

「慶齡最認為快樂的一件事，是她覺得已經滿足了她幼時所渴望的飢渴，她的新生命的意識中心，是為革命而努力。她幫助孫總理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在求平民的自由和幸福，從她代孫總理所寫的文字裏，就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的真意義來的。……在她與孫總理共同工作的時候，她見到了所有革命的背景。從開始到目前，什麼是她的困難，以及什麼是她的前途，她非常了解。她深



知這種工作的偉大，同時又開始感到孫總理在他的理想主義裏，是漠視了實際上的各種困難的。但是在她看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的心更加傾向了孫總理，因為她自己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因此，是可以充分地理解總理內心所懷的熱誠的。除了這一點之外，她年歲太輕，困難是不足使她胆怯的。反之，困難却刺激了她。革命理論的公允與正直，使她的精神非常奮發。……

「她向中山示愛。慶齡在追隨總理的時候，祇是一個少女；但是她的母性以及保護的精神，使她立刻自動地覺得有幫助他的必要。她在同別人一起的時候，往往非常冷靜而沉默；但是當她同孫總理在一起的時候，她方始可以充分地顯露自己，因為孫總理是了解她的靈魂的。同時，孫總理也有孤僻的習慣，而有時也非常冷漠。他同慶齡一樣，因為鑒於人民的痛苦和他們的需要，是受到非常的感動的。……她一向孤獨的生活着，直到目前為止，她方始認為生命之路已開，因此已經重新得到她的知覺，而開始再生了。……她好幾次在工作的時候，曾經看到孫總理受了困擾後半病的樣子，她以為他是需要一種永久而新的力量來鼓勵他的。她自對自說：『我可以幫助中國，而我也可以幫助孫總理，他是需要着我的。』……她的內心已經下了決意了。……

「慶齡準備到上海省視她的家庭去，這次省親的行動，曾有好久的耽擱。因此，即使還在美國的美齡，也覺得很是不解。『在我離開後，假使你能把你的各種思想和建議，記錄下來。』慶齡不會動身前幾天對孫總理說：『我回來後我可以

把他們整理，而加以詳細註釋後，再由你來修正。這樣做去，在我是十分的容易，而在你也可以省去許多，因為我走後，而產生的不必要的工作了。雖然說信札的來往，仍舊不能間斷，不過那些事情，其他人可以管得了的。』慶齡一面工作，一面說着，她的語調一些也不囁嚅。孫總理安靜地用着他深沉的目光注視着她說：『那麼，你是準備回來的，是不是？要是你家長反對呢？你的母親，你的姊姊！』『我準備在兩三月後回來，』慶齡用着深沉而非常堅決的聲調說：『我曾經詳細地想過好久，覺得除了幫助你為革命工作外，沒有什麼再使我快活的了。我可以設法解救你所受宣傳的困擾，我可以幫助你工作，而留着你的一切。我極希望我自己能這樣地獻身革命。』她的眼睛又低了下去，但是面上却充滿了力量與光彩，而聲音也覺得例外地清晰。

「這話說完後，房裏靜着了一刻。……孫總理站起了來，走近了慶齡，她也便起立迎接。『你是這樣的年輕，』他痛心地说：『我已經幾乎是一個老人，並且有一個年長的兒子了。我很自愧地感覺到不足以任為革命的領袖，而你竟願意這樣委身的來幫助我！慶齡！我自怪不應當在你小的時候，讓你聽見這些事。我又自怪不應當讓你再度地接觸這些事——這種饑餓，這種災難，這種使人們一經受到便無法擺脫的痛苦，你願意等嗎？你能不能回到上海，而在那裏住上一會兒，看看你的思想如何呢？我目前不能接受你這一點的。』孫總理說時，面色有些蒼白，他的手攔在附近一只拾子光滑的拾面上，微微地震顫着。但

是慶齡的眼睛裏，發出了孫總理始終不曾見過的快活的光彩。

「中山態度審慎。『有一件事我要曉得，』她設法想輕輕的說：『你願不願要我？我知道你會經結過婚，但是那已經過去，可與目前的事情不發生什麼關係。我認識你兒子孫科的。……至於說到後悔，因為我小時候聽到你講過，要是我不為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的，那末生命無意義而沒有中心的了。……我在小女孩的時代，就夢想着能有一天幫助幾百萬的民衆，而成為偉大的事業裏的一份子的。現在我知道的，祇有一件事，就是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遠幫着你做革命的工作？』她的眼睛，搜索似地看看他的面孔，發覺他的眼睛，現在已經充滿了深摯的感情，可是仍舊帶着愁容。……『慶齡！我是個不值得加以考慮的人，我已經老了，你是年輕而——』

「但是革命呢？』他愉快地插着說：『牠可不管年齡，而却需要着我們兩個人啊！是的！但是慶齡！我深知你是怎樣的人，你太勇敢犧牲了。你以前是那樣的，我聽你父親也曾經說過。……慶齡！可愛的孩子！我不曉得我應該當說些什麼話。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你恐怕已經知道了好久，或者竟始終不曾想到牠。』

「『你的心的嗎？』慶齡望着他的面孔問：『你是需要我的。』她肯定慢慢地說：『這樣，一切都定當了。我是非常的快活，我的一生在面前也得非常清晰而簡單了。』『但是慶齡！』孫總理很快的說着，握着她的手，『你必須得到你的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對不起你跟他們的。』

我會跟他們說的。」慶齡清晰他說：「不過現在一切都算決定了。」『不！要你回來後，或者讓我知道了你的父母的意見後，才算決定。』孫總理堅定的看着她的臉說。

「『一切都算決定了。』她重新說着，像一個小孩子一樣，雖然一面頓足表示憤怒，可是面上却帶着笑容：『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民主的政體之下？難道這種事情，我們還不能自己作主嗎？你是應當負責的，現在可說一切都決定了。』」慶齡！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着，便把她擁抱在臂圈裏，她的頭擱在他的肩上。然後，他放開了她說：『但是你必须徵求你的父母的同意才好。』『我知道。』她說完了，挾着文件便離開了房間。……

「宋母激烈反對。她在家一星期過去以後，慶齡說話了。在她的一生裏，她永遠不會忘記那時的情景的。當時在場的，祇有她的父親和母親。……他們在先談着孫總理的一切，在一個暫時停頓的時候，慶齡遲疑了一刻，由於感情的極度的衝動，面色泛得很蒼白，然後清晰的說：『我已經等了好久，想告訴你們一件事，可是我却不希望由此而打消我們的家庭的快樂，所以我一直等着。但是現在因為時光過得很快，我不得不說了。我和孫先生都希望能互相結合，這樣我們可以常常厮守在一起。我可以幫助他不少的忙，而我的心也傾向着革命了。他是一個善良而偉大的人物，所以我現在徵求你們的同意。假如他知道我已經把這一件事說明後，那末他馬上會寫信來的。』

「『慶齡！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他已經有

二倍於你的年紀，而又是一個——一個革命者！同時他又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我決不會同意這件婚事！』宋夫人堅決的說。

「『你且等一等，讓我們問明白了事情再說。慶齡！這事在你不會到那裏去的時候，就同意了嗎？你這次同意回來，是不是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宋查禮想設法了解這件事情。

「『是的，父親，我很有把握。我以前一直希望爲革命工作。我現在是懂得了，我在日本時是非常快活的。……父親！母親！我懇求你們的同意。』」那不可能的。』宋夫人說話，面色是非常堅決而不滿。……

「但是宋查禮却在想着『等』，因爲他祇能叫她等了。他必須設法領會這一件事。……他絕對不能忽促而不加考慮地獨斷獨行的。他準備找到她，向她要求一件事——她得暫時等待，使大家沒有疑惑後，他方才可以同意。因此慶齡便繼續留在上海，她寫信給總理說：『你看！你叫我先告訴父母，後加以決定的辦法，是得到了怎樣的一個結果！……我現在祇爲着我父親，才留在這裏。你是認識他的，同時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的苦事。如果講到我母親的見解，那末等待完全是白費工夫。……』因此，慶齡一直在上海等着，……母親與慶齡的思想依然如舊，而父親却已在內心同意了這一次婚事的時候，慶齡便開始她的計劃了。

「慶齡對家庭的反抗。美齡在韋斯萊大學第三學年的冬季裏，向子文那裏發出了一封電報：『

家有重要消息寄到，週未能來否？』在這一星期裏面，美齡……幾次三番地取出了慶齡的信，私自閱讀着。……慶齡這一封信，是用着她平時清楚體裁寫的！『……在前幾封信上，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親卻表示反對的事了。母親所以不許我去，是因爲反對孫先生。而父親所以不許我去，是因爲他要我詳細的考慮，而要我得到相當的把握。我已經等了好久，可是母親的意志，仍舊不會改變。而父親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後，早已同意的了。……美齡！你接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恐怕已經到了日本，而和孫先生在一起。我走時是那樣的迅速，祕密而又不會通知任何人；我想你或許會把這種行動，叫私奔的。由於家庭對於這次婚事的不同意，因此我們在日本的婚禮，也將非常簡略而隱密。這事請你告訴子文罷！……美齡！在這種情形之下，做事是非常困苦的，但是我却是很堅定。』

「在那天星期六的晚上，當子文和美齡兩人一同讀着這一封信的時候，美齡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顯得非常的光亮。『這件事我們看他發展着，而却無法止住牠。』子文慢慢地說：『當她碰到了孫先生後，這件事便開始發作了。你看我在上火車時，在車站上看到的是些什麼東西！』一張報紙標題上說，上海宋氏的第二位女公子現已私奔在日本，與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結婚。至於裏面的記述，只有一半才是正確的事實。『我不會趕到這裏之前，已經知道這件事了。』子文說着，放下了報紙和信札，在房間裏踱着。……」